

關於戴口罩 東西方存在的文化差異



綜合兩篇文章 / 報道如下, 看看關於戴口罩東西方文化的差異。

第一, 原標題《關於口罩文化, 在歐美國家戴口罩是很奇怪的事情?》來源: 知乎 作者: 刺狷安全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 這個突如其來的疫情打亂了許多人的生活, 華人聚集的地區, 口罩更是成爲了人們出行的裝備, 隨着疫情而來的還有在國外戴口罩, 引起的諸多誤會矛盾。

"不戴口罩擔心被傳染, 戴上口罩又要遭受各種誤解", 到底要不要戴口罩, 也成爲海外中國留學生和華人進退兩難的選擇。

留學生在英國戴口罩上街無故被攻擊

據英國媒體報道, 當地時間 1 月 30 日 13 時許, 一名中國留學生在前往謝菲爾德大學的路上, 遭到路人的謾罵與推搡。

報道稱, 這名女生當時帶着口罩。三個陌生人攔住了她, 他們問她爲什麼帶着口罩, 以及她是否有問題。如此情況下, 該女生當時非常害怕, 她當時什麼也沒說。

謝菲爾德華人社區中心的沙拉表示, 這名學生戴口罩是爲了保護自己和公眾, 但英國媒體上關於這種新冠病毒的報道很多, 一些內容在當地民衆中造成了相當大的恐慌。

"這是可以理解的, 因爲他們對世界各地正在發生的事情沒有全面的瞭解。"

各國文化不同, 有些事情華人在紐約的法

拉盛, 或是舊金山的中國城可以做的, 到了其他地方就可能受到歧視, 世界各地陸續發生爭對亞裔的傷害行爲就是最好的說明。如果搜 "wear mask in America", 一些社交媒體上其實也討論過這個問題。總體來說, 在西方國家: 口罩 = 病了 = 你不要出門傳染給大家。

所以當你帶着口罩出門, 別人會覺得你爲什麼病了還要出來傳染給其他人, 非常不禮貌。

其次, 只有醫院里還有和食物打交道你才看到戴口罩, 這就是爲什麼, 口罩在西方只和 healthcare 聯繫在一起, 而不會和流行元素, 或者別的什麼的聯繫在一起。

歐洲有些國家有 "禁蒙面法", 才導致歐洲人非必要時不會戴口罩。

事實上, 歐洲有多個國家禁止穿戴面罩。其中像是奧地利就禁止民衆在沒有合理理由的情況下, 在公共場所穿戴口罩或是面罩等遮蓋臉部的物品, 違者將會被處 150 歐元, 倘生病者確有需要戴口罩的, 可請醫生開立證明, 並將證明隨時放在身上, 證明有合理理由戴口罩, 不然可能也會受罰。

第二, 原標題《泰國衛生部長怒了: 西方遊客不戴口罩, 將他人置于危險中, 該被驅逐出境》來源: 環球網 作者: 左甜

法新社 7 日消息, 泰國公共衛生部長阿努廷當天痛斥不戴口罩的 "西方" 遊客, 並表示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期間, 他們這種行爲是將他人置于危險之中, 該被驅逐出境。

綜合外媒報道, 作爲泰國政府普及新冠病毒活動的一部分, 阿努廷 7 日在曼谷暹羅輕軌入口處免費發放口罩, 他抱怨說 "老外" (原文: farang) 都不戴口罩, 還表現出一副 "不在乎" 的樣子。

"這些人, 我們應該把他們趕出泰國。" 阿努廷告訴記者。

法新社稱, farang 是一個常用的泰語, 用來描述西方人。有泰媒稱, 這個詞指白人外國人, 常用作貶義。

另據泰國當地媒體 The7Thaiger 報道, 阿努廷當日還表示: "我們贈送口罩給他們 (指西方人), 他們還拒絕。"

"中國人, 亞洲人……他們都戴口罩, 但那些歐洲人, 簡直不可思議。"

有文化, 真可怕 (外一篇)

我從外面回到家時發現, 我媽正拿着我的筆記本電腦上網。我十分震驚。因爲我的電腦是有開機密碼的, 而我媽絕不是那種能 "暴力破解" 的人。

我問我媽怎麼開機的。

她很淡定地回答我: "你不是有密碼提示嗎——詩聖。我先試了杜甫的拼音——錯誤。轉念一想, 你這麼酸的人, 密碼應該不會這麼簡單, 估計是杜甫的詩句。開機、開門, 排查了一下, 第一個想到的就是 '蓬門今始爲君開'。試了試拼音, 果然正確。就這麼簡單。"

我默默地想到自己當初設置密碼時的心境: 不想自己的隱私被別人看到, 所以要設置密碼。但不妨留個提示——如果世上有那麼一個和我心有靈犀的人呢? "蓬門今始爲君開", 你如果和我想到一處, 我的電腦, 我電腦里承載的我的思想, 將毫無保留地對你敞開。

可是, 我一點兒也不希望這個人是我媽! (文白木天穹)

1990!) 黑人司機激動壞了! 開始跟着哼唱, 最後把車停到路邊, 找出連接線, 把手機接到車載播放器聽歌, 直至淚目……黑人司機說出了原因: 這是媽媽最喜歡的歌。他很小的時候在老家, 媽媽常帶他去一家中國人開的店鋪玩, 店里經常播放這首歌。這首歌成了媽媽的最愛, 媽媽也經常在家中唱給他聽。後來, 媽媽去世了, 他長大後來到南非開出租車。小時候經常聽媽媽唱的這首歌成了他思念母親時的一種寄託。

黑人司機晃着頭跟着音樂含糊唱到末尾 "永遠無怨的, 是我的雙眼……" 想必他根本不知道這是什么意思, 但我想說, 那音樂一定跟他當時的眼神特別配, 配得上他這麼多年的找尋和想念。

這些歌, 是音樂家在時空里用愛設置的鏈接, 是他們悄悄植下的心錨, 也是我們不能抵抗的埋伏。(文 嚴明)



心錨

南非一個出租車司機 20 多年來一直在找一首中文歌。只要他的車載到中國乘客, 他就會試探地問詢, 然後把記憶中的曲調哼一哼, 讓中國人辨聽, 以求歌名。所有中國乘客聽了他那莫名其妙的哼唱後, 給出的答案都是搖頭說抱歉。

直到這一天, 有兩位來自台灣青年男女搭乘他的車, 黑人男子又哼起那首歌。女乘客隱約覺得自己知道, 她掏出手機, 在網上查找出一首歌的視頻, 交給司機。

"烏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臉, 怎麼也難忘記你……" 那是羅大佑的《戀曲



有個小學生, 眼下在讀六年級, 我們且叫他小胖吧。小胖每天放學, 不是去補習班, 也不是去運動場, 而是飛奔回自家的廚房。等到爸媽下班回家, 小胖已經準備好了一桌好看又好吃的晚餐。

值得一提的是, 這樣的情景已經持續了三年之久。小胖從三年級萌發對廚藝的巨大興趣之後, 就保持着放學回家先做飯的習慣。照理說, 小胖爸媽應該感到欣慰、自豪, 因爲自己的孩子孝順又勤勞。

但是, 孩子放學回家做家務, 在今天關於 "好孩子" 的考評體系中是未被納入的。相反, 小胖的媽媽還很憂慮, 因爲小胖的學習成績。六年級上學期期末考試, 小胖數學只考了 1 分。小胖不只是數學差, 其他學科成績也很差。從三年級開始, 小胖的考試成績就一直穩居全班倒數第一。

三年來, 小胖的母親四處尋求幫助。在全部嘗試無效之後, 小胖的父母終於將目光轉向了兒童醫院。經過醫生診斷, 小胖在學習上確實有注意力缺陷。

故事說到這里, 並沒有結束。在醫生的提醒和班主任的籌劃下, 小胖所在的班級專門爲小胖組織了一次展示廚藝的班會。平時被人輕視的小胖, 展示了令同學們刮目相看的手藝, 很多同學當即改變了對他的看法。

承認孩子是「學渣」

藉助這樣一次班會, 小胖收穫了極大的自信。有了自信, 小胖的學習成績也有了明顯的提高。對很多自卑的孩子來說, 他們缺少的正是一個建立自信的起點。很顯然, 小胖不可能在學業上找到這樣的自信起點。而他對廚藝的迷戀, 既可能是興趣使然, 也可能是在逃避現實。

醫生、老師和父母, 實際上做了一件事, 即把小胖在廚藝領域的自信騰挪到學習領域, 讓小胖收穫同學的認可、認同。學校里的學習, 其實不是一個人的事情, 而是一種人際關係中的行爲, 同學們認可小胖, 願意幫助小胖, 不隨意嘲諷小胖, 這就是小胖有所進步的根本所在。

對小胖所在的班級來說, 爲小胖舉辦一次班會, 讓其他同學刷新對這個 "學渣" 的認識, 對其他同學也是一種教育。其他同學會意識到, 對人的判斷不可使用單一標準。

我並不能預計小胖今後的人生將何去何從, 但從我的經驗出發, 覺得他父母學歷不高, 經濟能力有限, 對他可能反而是一樁好事。假如小胖的父母出身于名校, 又戴着完美主義的面具, 那麼小胖的廚師夢大概會被強行丟棄, 各種高價的補習班還將相繼撲面而來。

所以, 父母願意認可醫生的診斷, 願意承認自己孩子是個 "學渣", 願意支持孩子從事普通的職業, 這是孩子最大的福分。在此基礎上, 如果小胖所在的班級、學校能夠不完全以學業競爭爲目標, 給小胖這樣的 "學渣" 更多的自我發展空間, 那麼這樣的班級、這樣的學校則有可能創造奇蹟。

對父母來說, 接納自己的孩子成績不優秀, 這是一種不可多得的能力。對於那些畢業于名校, 手握重權或重金的父母, 接納自己的孩子是 "學渣", 更是一種極爲寶貴的品質。(作者: 尼德羅)

任何一本跟紐約有關的遊記都沒有說過, 逛跳蚤市場, 有時候也可以像看周星馳的電影一樣, 無厘頭到這種地步。

我住的布里克街, 往南走一小段, 便到索霍區, 接着到小意大利區, 左拐沒幾步, 便進了唐人街。我每個星期總要走過來買一次菜。

有一回, 我在平常不該轉彎的地方轉了彎。當我手里提着大白菜、沙茶醬、一個豬肺、兩斤酸菜、三個便當, 在回家的路上信步時, 意外發現在小意大利區外圍, 有一個不大不小的跳蚤市場。進去問, 才曉得人家星期天在這里做生意, 已經好久了。我住得不遠, 竟從來不知。

我邊逛邊找人說話。擺攤的人膚色不同, 千奇百怪。

有的是忽然在空地里發現過世母親堆積如山的刺繡, 心懷感恩地抱到這里賣, 一邊賣, 一邊拉着客人述說自己的母親年輕時有多美; 有的是蒐集了無數貓王的唱片、海報和剪報, 想想自己如今也老了, 擺出來希望年輕人買回去, 薪火相傳地繼續崇拜; 有的是剛離婚的婦人, 把舊房子里的古董傢什運過來, 打算通通賣掉, 圖個眼不見爲淨, 從此海闊天空, 轉頭就可以再去尋找另外一個男人; 也有那種臉上滿是雀斑、兩條麻花辮垂在胸前的少女, 自顧自地引吭高歌, 腳邊擺着讓人家賞錢的盆子——應該是還在音樂學院里受雕琢的學生, 青澀、腼腆, 但聲音也算天籟。

我買了一個用竹籤插着的糖蘋果, 一面走一面吃, 覺得人生的美好境界, 莫過於此。

"真的不能替你保留。" 不遠處, 有個印第安婦人, 她的鋪子賣一些木刻的燈具、信插、鎮紙, 物品具有很迷人的色澤和質感。

愛上跳蚤市場

婦人身着牛仔襯衫, 頭戴牛仔帽, 陪着笑臉, 在拒絕一個頭髮染成天藍色的男孩。那男孩央求: "我真的忘了帶錢, 連銀行卡都忘了帶, 你信我。"

"我信你, 但我不能替你保留。下一個客人若想要, 我不能不賣。" 婦人仍然從容有力地表示着態度。

"我是真的喜歡這個風燈啊!" 男孩有點懇求的意思。

"我曉得的, 但其他人可能也喜歡。"

"那我留下這塊錢, 讓我把燈帶走。等我取錢回來, 你再把表還我。"

"不可以這樣的! 對不起!"

"這是我媽咪給的生日禮物, 是很貴的表。"

"是的, 就因爲太貴重, 你去了又回, 我不小心弄丟或碰壞, 完全賠不起。" 婦人就算夠周到了, 放着兩旁要結賬的生意不顧, 專心致志地跟他溝通着。

"那……那……" 男孩再想不出其他話, 突然他把燈往懷里一揣, 轉身拔腿就跑。

"小孩怎麼可以這樣!" 婦人大叫一聲, 也從攤位後快步追了出來。

"喂! 你!" 她朝我一指, 讓我過去。

"我?" 我似丈二和尚, 摸不着頭腦。

"你幫我看看鋪子!" 我都來不及反應, 婦人身手利落, 風馳電掣地追出去了。

真是見鬼啦! 我左顧右盼, 一些在一旁看

熱鬧的客人也捂嘴笑了起來。我一下慌了手腳: "這關我什麼事?" 我約略看了一下, 鋪子里琳琅滿目的東西, 都沒標價。賣少了錢, 我怎麼擔待?

"放膽去賣! 看着該多少就算多少, 米娜不會跟你計較的。" 鄰鋪一個賣水晶瓶子的女孩很溫馨地跟我說。

我有三分窘、三分緊張, 卻有四分的興奮。臉皮一厚, 我真的到攤子裏面就位了。那個輕功卓絕的米娜, 回來的時間比預期長得多。我看着擺在腳旁的便當由熱變冷, 逐漸聞不到里頭飄出來的青椒牛柳味兒了。我的肚子餓得噁里咕嚕, 這才記起早上起床一直到現在都沒有吃飯呢!

米娜笑嘻嘻地空手回來, 頭髮明顯零亂了, 襯衫口袋被撕開了一些……我運用我的推理能力猜上一猜: 米娜沒多久就追上了那個男孩, 施展武功, 展開搏鬥, 幾招以後, 雖然衣服被扯破些許, 但米娜制服了他; 小毛孩再施苦肉計, 大求特求, 米娜惻隱之心發作, 宣告不敵, 於是押着小毛孩回家取錢。燈, 算是賣給他了……" 哈! 算你厲害, 完全猜對。" 米娜情緒很亢奮, 待我像多年好友。

我唯一沒猜到的是: 那男

孩住在布魯克林區, 米娜爲了一個二十塊錢的燈, 把滿鋪子的貨丟給素昧平生的我, 離開整整兩個小時。

我把一把鈔票遞給她, 說: "賣了一個衣架, 三個相框, 還有兩個雕着狐狸和薔薇的, 我不曉得是什麼……"

"哇, 這麼多! 你敲人家竹杠?"

我有點莫名其妙, 感覺很委屈, 正想爲自己分辯幾句, 旁邊的好心小姐開口了: "他很客氣的, 買東西的客人都是開開心心付錢的。"

米娜很用力地擁抱了我, 她身上有一種很好聞的草藥味道。

"怎麼謝你呢? 給你錢嗎?"

"我不收錢的。這很好玩, 是很棒的經驗。下次我再來。"

米娜還是給了我一條項鍊。皮革繩子系着的一個銅框, 裏面鑲着四顆藍色的石頭。那種藍, 澄澈得像天空一般。(文 柯志遠, 圖 沈璐)

